

数十载惊心动魄的
社会风云

山货

海也·著

一部关于**官场欲望**逃亡

正义与奋斗的长篇力作

面对人性泯灭、权力滥用、死亡威胁，**山货**选择了智慧与正气……

数十载惊心动魄的
社会风云

山债

SHANZHE

海也·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货/海也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4

ISBN978-7-5059-5867-8

I. 山…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3901 号

书 名	山 货
作 者	海 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王柏松
责任印制	焉松杰 王柏松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60mm 1/16
印 张	21.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5867-8
定 价	3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界风云。这是一部关于官场、商场、欲望、逃亡、正义与奋斗的长篇力作。面对人性泯灭，权力滥用，死亡威胁，山货选择了智慧与正气。

父亲隐姓埋名，却难逃被活活打死；姐姐寡不敌众，最终被权势强奸；师傅不甘屈辱，不得不选择引火自焚；爱人势单力薄，奈何被野蛮欺凌……

一生漂泊，一生流浪；

一生挣扎，一生奋斗；

一身智慧，一身正气。

历经生与死、情与火、血与泪的人生历练，不放弃、不抛弃，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拼搏者之歌。

目 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08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028
第五章	040
第六章	058
第七章	070
第八章	078
第九章	090
第十章	104
第十一章	118
第十二章	135
第十三章	147
第十四章	161
第十五章	175
第十六章	191
第十七章	204
第十八章	219
第十九章	233
第二十章	247
第二十一章	259
第二十二章	273
第二十三章	285
第二十四章	294
第二十五章	302
第二十六章	316
第二十七章	328

引子

龙从云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公安处送来的材料。牟处长在电话上说,省上要求立即逮捕,但他们考虑到当事人郑山货是关山有名的企业家,地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所以特地整了这份材料,请龙书记把把关。

龙从云翻开这份叫作“龙山建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郑山货基本情况”的材料,一行行打印字便像蚁阵那样活动起来——

郑山货,男,1945年8月15日出生于龙山县城……

这些情况龙从云十分熟悉,他瞟一眼就翻过一页,一直翻到介绍郑山货祖辈的地方——

其祖是个有棱有角的血性男儿,年轻时参加义和团,在著名的紫竹林战斗中手刃过八国联军;投身于保路运动,在天盆面对过赵尔丰的血腥屠杀;落败后隐匿于天江,遂开办郑记山货商号,打出了忠义诚信的旗号。

其爷受其祖父的影响,早年即弃业投军,追随蔡锷将军转战南北,在护国战争中英勇负伤;回到天江继承郑记山货,在邻近省份和中原一些城市建起了分号。

其父郑自然留学东瀛,学成归国继承两代家业,秉承忠义诚信的传统,扩展分号,扩建网络,一心要实现济世救民的抱负;谁知日本的魔爪伸进中国,把他的美梦撕得粉碎……

龙从云非常清楚: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我国东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当时,日寇扬言三个月内征服中国,气焰甚嚣尘上,狂妄不可一世。于是,华北失守,淞沪战败,南京屠城,武汉沦陷,侵略者的铁蹄踏过中原,直逼重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东方睡狮”愤然跃起,“东方病夫”同仇敌忾,以380万军人的牺牲,2000万人民的死难,1000多亿美元财产的损失,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龙从云唰唰地翻阅着手中的材料,正是在这个期间——

1938年6月9日黄河花园口决堤,淹没河南、江苏和安徽三省44个县市,5.4万平方公里土地,造成89万人无辜死亡,480万人倾家荡产,1000万人流离失所;11月12日至14日长沙大火,全城房屋荡然无存,死亡20000余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翌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死3991人,伤2323人,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19条化为灰烬,全市37家银行、钱庄14家被炸,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其它财产损失无法统计。经此浩劫,郑记山货在中原和邻省的分号损失殆尽,大本营的天江也已千疮百孔,但郑自然仍然苦苦撑持着。

1941年6月5日,日军大批飞机轮番出动,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持续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酿成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据亲历者目睹,事后现场尸体堆积

如山,其状惨绝人寰,窒息致死者不在5000人之下。郑山货的祖父和爷爷就在这5000人之中。至此,郑记山货江河日下,难以为继。

郑记山货的资源主要来自大龙山,几代人的熏陶使得郑自然对这块宝地情有独钟,加之所学尚需用武之地,他瞻前顾后,将总号迁到了龙山县城。到了龙山,他着手打稳基础,沉下心来探究龙山珍奇,决意为战后兴办实业、富民强国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准备……

龙从云看完材料,掩卷沉思:郑山货在特殊的年代历经坎坷,但却继承了郑氏家传的忠义诚信,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当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他便犹如卧龙出洞,千回百转地游进了大海……这样的人,为何仅凭一纸捕风捉影的检举信,动辄就是逮捕?

龙从云不觉又翻开那份材料,愣愣地盯着,盯着,字里行间,他竟看到了夜走天道走出老龙洞的郑山货,正在大龙山艰难地跋涉……

第一章

1

老龙洞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山货把艾元理吊起来了！

山货是自耕中农苗泰来的儿子，虽然生得虎背熊腰，站起像大龙山的一座山峰，但还没有满十六岁；艾元理是公社管委会主任，在龙山县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小老百姓都还不够格的黄毛孺子竟敢吊起红得发紫的地方长官，老龙洞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惊得淳朴的山民们既目瞪口呆，诚惶诚恐，又兴高采烈，按捺不住。

消息犹如地震一样从黄桷坪生产队向四周传开，眨个眼就传遍了老树林大队，社员们像赶潮的水鸭子扑棱棱向苗家院子涌来。

地震的中心在苗家院子，震源在那棵形如华盖的黄桷兰树。这是一棵高大的黄桷兰，耸立在苗家院子大门口的空坝上，宛如一把擎天的绿色巨伞，笼罩着青瓦粉墙的门庭。

艾元理被一张山民们套虎豹豺狼的猎网兜着，高高地吊在黄桷兰树上那碗口粗的桠枝上，他不断地挣扎和喊叫，整个身子已经蜷曲在网里，荡来荡去有如正在遭受猛烈拳击的大沙包。

山货盘脚打坐在黄桷兰树下，胸前挂着一副大弹弓，粗壮的双手衬着平摊的膝盖，神光四射的大眼睛直瞪瞪地望着通往公社的大路，期待着什么。

“山货！你这狗崽子，你狗胆包天，胆敢吊我堂堂革命领导干部，你这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动！”艾元理束身猎网，仍然威风凛凛，不减平日气势。“社员同志们！山货他老汉儿是现行反革命，他老妈是家庭反革命，他姐姐是逃亡反革命，大家一定要划清阶级界线，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苗山货抓起来，把我放下来！”

黄桷坪人和老树林人似乎麻木了，一点响应的迹象也没有，只是傻傻地笑着，好像看猴戏一样看这千载难逢的稀奇事，有的还朝地下吐口水，胆大的还顺手捡个土巴块要朝那大沙包扔去，却被年长的叫住了，说怕掉下来砸到山货。

山货纹丝不动，一声不吭。他心里明白，乡亲们亲眼看见他家是怎么家破人亡的，知道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清楚母亲是怎么死的，晓得姐姐是如何受作践的，不会听信艾元理的胡说八道，更不会昧着良心帮艾元理逞凶霸道。

差不多就在一个时辰前，山货跪在弥留之际的父亲跟前，听到了使他顿感天崩地裂的遗言……

“你不姓苗，你姓郑，你的大名叫郑山货……”

郑自然用那枯瘦如柴、布满青一道紫一道绳索印痕的手，把儿子端着的汤碗推开，坚持要给儿子说话，说得有气无力。

山货跪在父亲床前，给父亲喂山八菇熬的鲜汤。父亲的话虽然有气无力，但却好似晴天霹雳在他的头上爆炸，他给父亲喂汤的调羹被震落在碗里。从听得懂话那天起，他就知道父亲叫苗泰来，自己叫山货，姐姐叫山珍，哪个突然冒出个郑山货来！是父亲弄错了，还是……

“你的大名就叫郑山货，你是郑氏山货的传人……”

父亲似乎看穿了儿子的心思，又有气无力地重复了一遍，他竭力想说得重一些，但声音仍是那么细，那么小，像一股风中的游丝。就是这一股飘荡的游丝，穿透山货的耳膜进入了山货的心灵，宛如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平息了山货翻卷的心浪，他不再怀疑父亲的话了。

“爸你莫急，先喝点汤，慢慢说，儿子保证一句不漏，都按你说的去做。”山八菇汤还是热的，山货把手指伸进嘴里吮吸了几下，捞起碗里的调羹，一口一口给父亲喂汤。

“你是郑氏山货的传人，你一定要做郑氏山货的传人……”

郑自然抿了几口儿子喂的山八菇鲜汤，提起了精神，冰凉的手颤抖抖地抚摸儿子的脸庞，让他放下碗听他讲。山货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他清楚地知道，重要的时刻来临了。

3

1943年春夏之交，郑自然从战火中逃出来，把郑记山货搬到了龙山县城。他想，现在北上西向可以到大龙山，南下东去可以到小龙山，进山只在抬腿之间，不像原来千里迢迢，车马舟楫，一个来回少说也要两三个月；而且眼下国难当头，炮火连天，战争还看不到尽头，自己一介书生，别无能耐，只有为国家将来开发龙山抓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决心下定，义无反顾，在商号上路之后，即把生意交给苗掌柜全权打理，带上二个伙计便一头钻进了大龙山。

郑自然一走就是五年，中途运送标本、资料和转移场地倒是回来过二三次，一次正是日本投降的时候，也恰是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如今外患已除，正好安居乐业；有了一个女儿山珍的郑自然现在又有了一个儿子，好不高兴，他端详着那虎头虎脑的傻模样，说有希望了，就叫山货吧，长大了好做郑氏山货的传人。

1948年开春，郑自然和那两个伙计回来了。他们带着最后一次考察龙山珍奇所作的记录、画的图样，还有四口大藤箱的标本。加上前几次运回来的，放了满满一大间屋。

两岁多的山货望着风尘仆仆的父亲，似乎并不知道这个大男人是谁；当父亲把他举过头顶，说这就是郑氏山货的传人时，他倒是傻乎乎地笑了，双脚还在父亲身上乱蹬。

不到三岁的山货，当然不懂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更不明白郑氏山货对他一生有多大的影响。他喜欢那些珍奇标本，趁大人顾不着的时候便摸到那间屋去，翻箱倒柜地玩耍，但总是被母亲赶来抱了出去；他要找父亲再把他举过头顶，抛到空中，享受那惊险的刺激，每次都被母亲挡住了，说不要打岔，爸爸在忙龙山珍奇的大事哩。

长到四、五岁了，他看到父亲好忙，忙得好起劲，忙得好高兴，饭前饭后还主动趴在地上给他当马骑，口中还念念有词，说成了，快了；他呢，似乎心存感念，常常不经意间送给爸爸一个亲吻，乐得父亲疲劳顿消。

五六岁上，他似乎开始记事了，只是记得模模糊糊，似是而非……

一天半夜，郑自然被紧急的敲门声惊醒。苗掌柜惊慌失措地报告说，小龙山几个寨子的山民把店铺和院子包围了，说是抓逃亡的恶霸地主！郑自然急忙登上碉楼，一看：屋团屋转火把通明，把这一片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但很静，似乎很有秩序，连风吹火苗发出的囁囁声和火把燃烧的哗啦声都听得很清楚。

“郑老板！”外面喊话了。“我们晓得你是一个大好人，只要你把藏在你作坊里的大恶霸拐老三交出来就行了，我们决不为难你！”

郑自然一听，忙扭头问苗掌柜，你们是不是把拐老三藏起来了？苗掌柜急说，我哪里敢？我不要命，我婆娘娃儿还要活的嘛！郑自然点了点头，苗掌柜是个谨小慎微的正人君子，他相信。

“乡佬们！”郑自然双手朋在嘴上做成一个喇叭，放声喊道。“我郑记山货以忠义诚信为本，从来不做违法乱纪之事，我以我郑自然的人格和郑氏山货的信誉担保，绝对不会隐藏任何恶霸地主！”

“郑老板！”外面马上喊回来。“我们有可靠的消息，你就不要辩解了；兴许是你下面的人做的，你还蒙在鼓里。总而言之，你们必须把人交出来，不然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

接着，外面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交出大恶霸拐老三！窝藏大恶霸就是与人民为敌！口号声中，还夹杂着咚咚咚的打门声。

山珍吓哭了，两只小手紧紧地拽着母亲；小一岁多两岁的山货却好奇得很，硬要拱出去看，被妈妈摁进了被窝。

天亮了，郑自然敞开大门欢迎搜查；山民们抱拳告扰进入郑宅和作坊，四处搜索。没有发现拐老三，却意外地碰见了送山货来的大龙山易龙寨的姬大户。

郑自然受到严正警告：今后不得私自留宿大小龙山的人！

年轻的姬大户其实是来送信的，他告诉郑自然，大龙山一百另八寨有七十二个首户遭抓了，其中三十六个已经在一碗水集中敲了砂罐，还有三十六个正在审查，说不定哪天又要在一碗水开公审大会……

这犹如晴天霹雳，震得郑自然和妻子、苗掌柜目瞪口呆。

姬大户还说,有些人已经交代了他们跟郑老板的密切关系,听说工作队蛮在意,说不定……

郑自然不啻五雷轰顶,炸得他两眼直冒金星。一晚到亮的包围、口号、火把、打门,已经把他搞得心惊肉跳、魂飞魄散,现在祸从天降,殃及鱼池,更是急火攻心,五内俱焚,心口像被千钧巨石压住,堵得透不过气,猛一张口,一股鲜血喷涌而出。妻子和苗掌柜赶紧把他扶到床上,服了自己调制的丸药,又灌了点参汤,昏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开店以后,伙计们一直没有听到山货和山珍两个娃儿的吵闹声,也没见到郑先生和夫人的身影,一个个都探头探脑往里边看,却又都不敢打听。

苗掌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都不要贼眉鼠眼的了,郑先生和夫人带着娃儿回天江去了,老奶奶急病住医院,不连夜连晚赶路,恐怕见不上最后一面。”

有个大胆的伙计问:“先生和夫人还回来不?”

苗掌柜回答得很干脆:“咋块不回来,这大一分家业他不要了!”

但直到公私合营摘下郑记山货的招牌,郑先生也没有回来。苗掌柜心里明白,郑自然全家已安全转移,至于转移到了什么地方,他并不知道,回天江的话是他自己瞎编的。他跪在地上向郑自然发过誓,永远忠义诚信,永远保守秘密,死了就烂在肚子里,阎王老子也掏不走半个字。

苗掌柜做到了自己的诺言,公私合营后他当上日杂公司副经理,每个月都悄悄存下八元钱,以备先生不时之需。但郑自然像永远消失了一样,一直没有音讯。

4

郑自然携妇将雏,连夜逃到了老龙洞。

天昌省有两个大城市,一个叫天盆,一个叫天江,在天盆与天江之间是广袤的深丘地带,往北便是小山区,再往北则是大山区——著名的黄龙山系龙山脉。龙山脉是大龙山和小龙山的统称,老龙洞就在大小龙山之间靠大龙山一侧,断层裂地,自成方圆,很是生蛮僻野,不为外人所知。在行政区划上它属于关山地区龙山县,但在关山地区乃至龙山县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名字,似乎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没有它的存在。

其实,老龙洞并不小,它方圆近百公里,地生五岭,水泽九州,自然天成,物埠民丰,自给自足,自繁自衍。不知是哪个朝代一个叫闲云野鹤的山野文人,在读了郦道元的《水经注》后萌发了考察黄龙江的雅兴,才最终发现了这个世外桃源的化外之地,并且成为它的驯化始祖。

这位驯化始祖的最大功绩,是打破了老龙洞的原始和封闭。他挑选了七七四十九名石匠,轮番上阵,用了一年足足三百六十五天,硬是从悬崖峭壁的花岗岩上鑿出了整整三千六百五十级梯阶,像一根游丝把与世隔绝的老龙洞同外面

的大世界连接了起来。

这条路，老龙洞人尊它为天道。

郑自然在考察大龙山时，易龙寨一个姬姓首户提醒他，说现在战火频仍，瞬息万变，要学狡兔三窟，为自己准备个后路。他从安全和便捷的角度相中了老龙洞这块风水宝地，并由姬首户委托一个叫牛老大的汉子，置下了足够养家糊口的田产。

郑自然在牛老大的安排下，一到老龙洞就改名换姓，改头换面。他姓苗，叫苗泰来，在外面做杂货生意遭土匪抢劫，只能置几亩薄田瘦土，务农谋生。于是丈夫耕田锄地，妻子喂猪养鸡，儿女割草放牛，爬树打鸟，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全融入了老龙洞社会。

1953年这里才进行土地改革，由于牛老大的斡旋，苗家被评为自耕中农。两个孩子已经到了读书的年龄，丈夫斩钉截铁告诉妻子，一不准送他们上学，二不准教他们识字，三不准提起过去，就老老实实当农民。妻子愀然应允。从此再不提心吊胆，实心务农度日，日子虽然清贫，倒也安定。

谁知树欲静而风不止，三年天灾人祸为了浸透在灵魂里的那份天地良心，郑自然——苗泰来迭遭变故，如今已是奄奄一息，只得打破沉默，给儿子交待后事。不然，他的身世、他的郑氏山货、他的龙山珍奇将永埋龙山而无人知晓；他的山货和山珍这对儿女将永远不了解他们的父亲，不了解父亲的事业；他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将从此中断，化为乌有；他的子孙将顶着一个苗字昏昏噩噩地苟活人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到哪里去。

5

山货正想着父亲的过去，想着父亲的坎坷曲折，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过来，眼前已是人头攒动，你推我搡，乱成一团——原来是老树林的大队干部们到了。

大队干部们要挤进来解救艾元理，被黄楠坪的社员们挡在圈外，眼看就要发生抓扯。牛老大听见响动，立即从院子里出来，把大队干部们请了进去，请到了苗泰来——郑自然的灵前。那里还有早些时候同艾元理一起来抓山货的公社民兵，他们的三八式老套筒已被缴了械，正垂头丧气地蹲在灵堂侧边。

掀嚷平息了。山货又直直地望着公社方向的大路，希望县上派到公社调查灾情的工作组快点赶过来。

大路一片惨白，两旁的蒿草在寒风中摇曳，几只黑老鸦像幽灵一样在上空飘来飘去，间或站在刚皮树的枯枝上呱呱啼叫，声音凄厉，令人不寒而栗。

山货的眼前又浮现出父亲的身影，恍恍惚惚走在老龙洞荒芜的大地上……

第二章

□□□□□□□□□□□□□□□□

1

1959年栽秧时节,老龙洞人吃大食堂吃得红光满面,在百里谷地摆开了战场。青年突击队、老年黄忠队、妇女穆桂英队,一面面红旗在田间飘扬;总路线放光芒、大跃进战鼓擂、人民公社一枝花,一支支赞歌在山间激荡。在红旗下、歌声中,人们埋着脑袋,翘着屁股,一手抄着秧苗,一手劈开黄水,把绿油油的秧苗稳稳插进黄塘塘的田中,那形象、那神态,活脱出一群啄食的土鸡。

但人们却无鸡群的自由和散漫,他们被严格地规范在一条条狭窄的巷道中。栽插之前,干部们绷起绳索,在田块上划出一道道二尺宽的行子,规定在这二尺之内一排必须栽下十窝秧苗,每窝不得少于五翼,后一排隔前一排不得多于二寸,两个行子之间绝不能有任何痕迹。这是红旗大队艾元理总结出来的火麻密植法。

尽管去年密植加移栽放了亩产万斤的大卫星,庄稼基本无收;但人们已经将横起这一合交给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眼下也还没有真正威胁到肚子,大家仍然处于激情和幻想的惯性之中,满怀希望地遵照执行,丢心落肠地继续跃进。只有书读多了的苗泰来——郑自然,还有几位庄稼都快要做出头了的老农,很有些杞人忧天。他们在歇气时一边叭哒着叶子烟一边说话,看也不看身旁的人,像是在自言自语:

一位说,搞鸡巴活路,秧子密了是把草!

一位说,担心个毛!只要给吃的,是根刺也给他栽。

一位说,只怕秧子一栽完就揭不开锅了。

一位说,是呀,听说食堂都在刮仓板了。

一位说,这还不简单,打报告喊上面拨嘛。

一位说,听说报告都打了一摞,泡都没有冒一个。

一个说,那咋块得了,去年办食堂我的粮食一颗都没有留!

一个说,哪个敢留?我屋头的耗子都跑光了。

没有人接话把,只有叭哒叶子烟的声音,叹气的声音。

半天,一个头发花白、身体壮实的一直没有说话的壮年汉子喇地站了起来。周围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他,七嘴八舌地说:

“老大,你再也不拿个主意,今年不饿死人才怪!”

老大说:“你们都下田去,我得找个人。”

大家像扑鸭儿一样下到田里,唱起了公共食堂是我家,干起了鸡啄米的营

生。

苗泰来刚才在望着满田的秧苗出神，晚一步正要下田，被老大一把拉住，拉到了路边一棵黄桷树下。

老大装好一锅烟，打火叭燃，用衣袖擦了擦烟杆发亮的黄铜嘴，双手递给苗泰来，看着苗泰来叭了两口，吐出青烟来，才说：

“兄弟，你闯过江湖见多识广，为了我们全队大大小小这百来十口，给哥哥出个主意吧。”

他就是牛老大。

牛老大年岁不算高，五十开外，队里岁数比他大的不少，族里辈分比他长的也多，但他处事公道，敢作敢为，能拿主意，能办大事，所以他一不是队长二不是组长，大家都听他的。他排行老大，大家都称他为老大。郑自然当年通过大龙山易龙寨姬首户置办房屋田地就是托他办的，后来安家落户更是全靠他料理，可以说是患难之交。十年来他们的友情经受住了考验，现在他要挺身而出为民请命，郑自然岂能袖手旁观？但十年隐姓埋名，怕的就是出头露面，郑自然走到了又一个关口。

郑自然——苗泰来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一口一口叭哒叶子烟。

牛老大说：“兄弟你一百二十个放心，出了事是哥哥我的，见了好是兄弟你的。”

苗泰来又叭了几口烟。

牛老大说：“兄弟你是明眼人，今年这个形势扳不过来了，你不能眼睁睁地看到好田好地饿死人。”

苗泰来揩了揩烟嘴，双手递还烟杆，说：“大哥，小弟有一个条件。”

牛老大说：“兄弟有条件尽管说。”

苗泰来说：“无论是好是坏，都不要说是我出的主意。”

牛老大说：“好。”

苗泰来说：“大哥跟我走。”

二人一前一后转过一道山湾，登上一座小山，眼前是一坡梯田，静静地躺在阳光下等待着春耕的人们。

苗泰来说：“这些田块在大路那边看不到，上面检查从来不钻旮旯角角，只要队里自己不漏风，鬼才晓得。”

牛老大恍然大悟，说：“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好主意，好主意。”

苗泰来说：“不过栽秧还得按上面的要求栽，等公社、大队验收后，再三行留一行，其余拔掉。”

牛老大一拍大腿说：“黄桷坪不得挨饿了，就这么办。”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到了秋收季节，除了这一坡小山挡住的梯田，全公社其它田块基本无收。这一年，在那些红旗、黄旗、蓝旗队饿肚子时，只有苗泰来所在的黄桷坪有饭吃。

公社、大队前来总结经验，队里以为这是好事，不能埋没苗泰来的功劳，善

良的老实农民说出了事情原委，牛老大赶来制止，为时已晚。

于是，苗泰来成了破坏科学密植的典型，黄桷坪成了白旗队。

由于白旗队自己批斗不起来，公社派红旗大队队长艾元理前来主持批斗。艾元理一个人批斗了半天，大意是说三面红旗指引胜利方向，刀山火海也要上，皱一下眉头就是动摇，打退堂鼓就是右倾，不执行上级命令就是背叛，阳奉阴违就是阶级敌人：结论是绝不能为了填饱肚子而丢掉真理和原则……

说漏了嘴的老实农民们好生后悔，自己绑了，背着黄荆条，由牛老大领到苗泰来门前，在黄桷兰树的华盖下泪汪汪跪了一大片。

苗泰来热泪盈眶，一个一个扶了起来，说：“大哥，乡亲们，是你们收留了我，救了我全家；只要大家有饭吃，我苗泰来挨批挨斗划算，划算！”

牛老大抱住苗泰来连声大叫好兄弟，叫得老泪横流。

2

1961年春夏之交，有饭吃的黄桷坪也开始断粮。按说他们汤汤水水的完全可以维持到新粮收获，但他们瞒上不欺下的那点收成被公社平调走了一半，又被大队强行借走了一部分，也就所剩无几了；再加之公社大队总结经验不但没有改进领导生产的方式方法，反而变本加厉强化了控制和监督；而且说来也怪，好像是一种恶作剧，老天爷真的听到了干部们自然灾害的呼声，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到了中华民族血泪史上著名的丙子丁丑年，接连二个冬春到夏，一滴雨水都不下，风调雨顺的老龙洞终于变成了“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旱象展览馆。

头上，火燎火烤；脚下，赤地一片。苗泰来家断粮三天了。妻子为了两个吃长饭的儿女早已开始压缩自己的胃，连续喝了三天野菜水，终于在掘地三尺的夜战中倒下了。

乡亲们听说后，只要没有倒下的，都赶过来探望，有的送来一把谷子，有的送来一捧野菜，有的送来半边芭蕉头，有的送来几块土茯苓，还有的送来了观音土。苗泰来说大家都打断顿，死个人都不要。乡亲们说要死大家一起死，要活大家一起活，硬把东西放在案板上。苗泰来叫山货山珍给大家叩头，屋里屋外一片哭声。

大家都走了，只有牛老大没有走，他抓了一把谷子在手中搓了几下，摊开吹掉谷壳，把剩下的白米倒在躺在床上的人手板上，说：“大妹子，提起精神来慢慢嚼，慢慢吞，润润肠胃；你不能走，你还有山货和山珍，还有泰来兄弟。”回头又叫山珍给妈妈熬点野菜米汤。

不过短短的一两年，牛老大的满头青丝已经变成一头白发，壮实的身板有瘦了一围，但清癯的脸膛却显现出刀砍斧削般的坚毅。他同苗泰来到堂屋坐下，摆弄着那空空如也的烟袋，边搅边说：“泰来兄弟，我们都有脚有手有脑壳，不能守着空屋等死，断了祖宗先人的香火。”

苗泰来说：“大哥说得对，不能等死。”

牛老大说：“现在这种形势，我们只能靠自己。”

苗泰来说：“那就只有上山了。”

牛老大说：“不得行！你这几天经佑兄弟妹分不过神，艾元理新近当了公社主任，加派民兵白日昼夜巡逻，把所有的山口都扎住了；说是那边要反攻大陆，在十万龙山空投了特务。原来只是封山批资本主义，现在又增加了一条，擅自进山跟特务同罪，可以开枪，叫做格杀勿论；还说，打死了也要背着反革命皮皮去见祖宗先人。”

苗泰来动起脑筋来，不自觉的回到当年研究龙山珍奇的状态，把堂屋当成了书房，背着手踱来踱去。牛老大从来没见过苗泰来这个样子，不禁生出些敬畏之意，却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苗泰来踱了几个来回，踱到牛老大跟前，凑过头去，贴着他的耳朵道出了一个办法。

牛老大聚精会神听完，一下抓住苗泰来的肩膀，说：“高人，高人，兄弟你真是我们老龙洞的智多星！”

苗泰来担心地说：“老大哥，这里头风险很大，出了问题就是死罪。”

牛老大说：“兄弟你放心，上一回当，讨一次乖，我们就是砍头挨枪子，也要保住兄弟你；老龙洞人离不开你。”

苗泰来连忙说：“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要保证大家都度过这个难关，又不要坏了政府的大事，你一定要安排周详，要下死命令，不准单独行动，必须共同进退，绝不能落下一个人；这样就是真的碰到匪特也不怕，正好消灭他。”

牛老大说：“我都挑壮劳力，三个人一个组，三组一个班，三班一个排，我来当排长带队，保证不会出问题。”

苗泰来说：“我看还是由队长带队，大哥在进山石坐阵指挥，居中调度，以防万一。”

当天晚上，公社、大队的联合巡逻队过去约半个时辰，突然有人高呼，抓特务，抓特务啊！呼喊声从漆黑的夜幕中唤出一支支火把，迅速形成一条条火龙，飞快向进山石奔去，一会儿就隐没在黑夜中，被深山老林拥进宽大的怀抱。第二天黎明前，牛老大准时敲响出工的木梆，已经等候在山林边的夜猎英雄们，无声无息地离开山林，大摇大摆地来到被废弃但保存完好的祠堂，把一夜的收获集中到大厅，等候分配。

首次行动收获不小：有一大堆山野杂菌，至少三百来斤；有12只野兔，7只野鸡，8只竹鼬，5只拱猪，还有一头百十斤重的野猪；最大收获是布下了狩猎的陷阱、网套和夹板，为下次行动做好了准备。

分配由牛老大主持，各姓长者执行。第一轮把所有东西分成三等份，第二轮用其中两等份按人头平分，第三轮用余下的一等份论功行赏。尝额由参加行动的人丢石子决定，办法是每人身后放一只碗，然后每人依次把三颗石子投在你认为应该获奖的人身后的碗里，再数碗里的石子，定出奖赏的多少。整个过程在

祠堂大厅进行，众目睽睽，不躲不闪，哪个都不好说三道四，否则你就犯了众怒。

这次分配只留下了那头野猪，几位长者推举牛老大决定分配办法。

牛老大说：“我道行还浅了点，只有请苗先生来决定；他是我们黄桷坪的救命恩人，是老龙洞的智多星，只要有他在，大家就不会饿肚子。”

队长很快请来苗泰来，牛老大又重申了刚才的意思，大家就等着苗泰来发话。

“老大哥抬举我，乡亲们相信我，我苗泰来一定尽心竭力。”苗泰来当仁不让，他看了看大家，看了看东西，向大家拱手致意。“野猪的分配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按老办法分肉，大家一、二年没沾过油水了，这个办法可以解解馋，但这是下策；上策是马上把它宰了，用柏桠松枝熏一下，拿出去换粮食，换盐巴，这才是我们最为急需的。”

大家盯着那头摆在大厅的野猪，咽着口水，没有说话。

苗泰来又补充道：“没有粮食和盐巴，光淡水煮山菌野菜，人是饿不死了，但是要吃出病来，肿病，软脚瘟，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和娃儿，那就更危险。”

牛老大同几位长者咬了咬耳朵，把早就没烟的叶子烟杆在空中一挥，说：“我们几个商量的了，决定换粮食和盐巴。大家有莫得意见？”

大家都说莫得。牛老大就请队长安排人手，跟即就办。队长立即就指定了三个人。

牛老大又挥了挥叶子烟杆，说：“我还得提醒一句，大家上山前都按了血手印的，为了我们的老人和娃儿，大家一定要在嘴巴上贴好封条，不要胜利冲昏了头脑又说漏了嘴；要是出了问题，这回就不是批判斗争了得了事的，那就要下牢房，要人命！”

大家都说晓得，放心。欢天喜地，满载而归。

几位长者和队、组长留在后面，牛老大要苗泰来说说下一步打算。

苗泰来说：“今后可以化整为零，三个五个一组，单独行动，这样目标小，遇到情况也能对付，可以坚持下去。”

几个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苗泰来又说：“山珍野味在外头很值钱，今后大部分都卖掉，然后买回我们急需的粮食、盐巴和生活必须品，也可以以物易物。”

队长担心地说：“这是在搞转手买卖呀！”

牛老大瞪了队长一眼，说：“不转手哪来的粮食？哪来的盐巴？”

苗泰来开导说：“其实我们天天都在搞交换，搞转换，比如田头的庄稼，刚才分配的东西，都是大家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这些东西山外很紧俏，山外又有我们稀缺的东西，不交易，不转换，大家都得不到自己的急需。所以只要一个转手，大家都活了。”

队长嘀咕道：“是这个理，可上面……”

“上面有上面的情况，我们管不了；下面有下面的问题，他们顾不着。还是各人的屁股各人揩。”牛老大举起叶子烟杆往下劈，像是要劈开一块花岗石。“苗先